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四庫禁燬書叢刊

經部第三冊目次

四書朱子異同條辨四十卷(二)

[清]李沛霖 李楨撰
清康熙近譬堂刻本

.....

四書朱子異同條辨四十卷（二）

〔清〕李沛霖 李禎撰

清康熙近譬堂刻本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

四書朱子與同條論語卷之九

子罕第九

九三十三章

圖勿新無氏曰此與述而篇相類多言聖人之辭與其言行交際與夫出處之類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

罕少也程子曰計利則害義命之理微仁之道大若夫子所罕言也

朱子與同條辨

論語卷九子罕

一

近世金

夫利之有言何也曰利者義之和也惟合於義則利自至若言利則人不知義而反害於利矣命者天之令也然人當備己以俟之然後可以立命也然必忠信篤敬克己復禮然後能至若多言仁則學者必虛與等而反害於仁矣三希皆聖心正聖人所不能言而其憂深慮遠則又不可以多言也故罕言而已言利如易之利建侯利有攸往之類是已



朱子與同條辨

論語卷九子罕

二

近世金

仁論語何以說仁亦多曰聖人也不容易說與人只說與幾箇向上底又曰命只是窮通之命同夫子罕言者乃放於利而行之利若利用出入乃義之所安處却不可放於利而為一般曰利之利如言利物足不可去利物不言自利又曰元亨利貞之利亦不可去利之為利也尹氏命字之說誤此只是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之命故曰計利則害義言命則廢事也

朱子與何休辨

論語卷九子罕

王

近學堂

子曰未有不仁而道其親未有義而後其君也
 是說利而人不可先計其利惟知行吾仁非為不
 其親而行仁惟知行吾義不為不後其君而行義
 命有二天命之命因難言說只貴賤得委之於命
 不可仁在學者力行利亦不是不好底物專才專說
 利便處仁
 不當以利為心易曰利者義之和以義而致利則可
 矣罕言仁者以其道大故也論語一部言仁豈少哉
 蓋仁者大率門人一一記錄盡平生所言如此亦不
 為多也又曰不獨財利之利凡有利心便不可如
 作一事須尋自家穩便處皆利心也聖人以義為利
 義安處便為利如齊氏之學皆本於利故便不是
 國大全雙峯饒氏曰夫子有常言者詩書執禮是也
 有不不言者怪力亂神是也○勿軒熊氏曰易六十
 四卦皆言利尤詳於性命之原罕言者非與門人常
 言之道○慶源輔氏曰義者天理之公也利者人欲

之將行也與命也之類時解則卑主氣說謂窮通得
 失原不可知故曰後者以命為天道則與或問人事
 不脩諸類使人百事都放倒了不去做等語不合未
 知義是日註中命之理微非專以此命指天命之理
 言蓋理可統數既有此天命之理則其稟之氣者雖
 有窮通得喪之不一而盡性立命之學未嘗不在於
 己故不言命則人不知反制常言命則人又至於廢
 事此聖人所以罕言之朱子謂命與利一義也是箇
 監界物事緣牽着這邊便動那邊幾說要存便量人
 便將百事都放倒了幾說不可放倒自廢人便安
 為不知限量須曉得要有限量這便是理以制氣不
 可放倒自廢這便是只認理不認氣離氣言命與理
 理言命其為不知命則一而已矣蓋類命只是一箇
 命之條最要看看有以理言者有以氣言者若說命
 或抽出來言之或抽出氣言之其言不齊人便便
 盡此精微之理盡此精微之理自與此氣數之自至
 兩層摺包在聖人罕言中細細會之○又問仁之道
 太難言之不惟使人厭等亦使人有玩之之心分而

意如何曰聖門工夫固合下便是求仁然工夫下處各有齊賢高下之不同如顏淵便教以克復仲子便教以敬恕可謂牛便教以言說各隨現在地位工夫若合下說箇不欲便無加說箇已欲立便立人日使人不遇是日理周流無私欲之謂人本無所成也○聖人不取當時學之美故曰教四無所成名之借教欲執以成名大崖謂聖學都放下只認無所成也○註先下一藝字正對下射御看人胡爲獨以射御自居

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吾何執執御乎執射乎吾執御矣執專執也射御皆一藝而御爲人僕所執尤卑言欲使我何所執以成名乎然則吾將執御矣聞人譽已承之以謙也○尹氏曰聖人道全而德備不可以偏長目之也達巷黨人見孔子之大意其所學者博而

矢二其同作弄 論語 卷九子罕 六 近學堂

之刊看微兩箇亦未於一念向內向外之問看得明白耳

○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

達巷黨名其人姓名不傳博學無所成名蓋美其學之博而惜其不成一藝之名也

○大个雙峯饒氏曰黨人見聖人無所不知不能達以此爲聖人之大不知聖人所入在於道全德備耳○節齋陳氏曰孟康註董仲舒傳達巷黨人乃項囊○蔡虛齋曰博學而無所成名黨人所謂博學者蓋指才藝之類亦未爲知孔子也只諸般都學而無一藝之名

○國文大崖曰大哉孔子博學是聖之無所成名又是借之聖人把博學都放下只認無所成名一邊而微

○近學堂

一美一借都在大教內放下節註聞人譽已以字德承之也若以借無所成名在大教之外聖人不應承之以謙無怪特解以執射執御爲破黨人成者之說矣○聖人不取當時學之美故曰教四無所成名之借教欲執以成名大崖謂聖學都放下只認無所成也○註先下一藝字正對下射御看人胡爲獨以射御自居

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吾何執執御乎執射乎吾執御矣執專執也射御皆一藝而御爲人僕所執尤卑言欲使我何所執以成名乎然則吾將執御矣聞人譽已承之以謙也○尹氏曰聖人道全而德備不可以偏長目之也達巷黨人見孔子之大意其所學者博而

矢二其同作弄 論語 卷九子罕 六 近學堂

惜其不以一善得名於世蓋慕聖人而不知者也故孔子曰欲使我何所執而得爲名乎然則吾將執御矣

○朱子曰達巷黨人本不知孔子但歎美其博學而惜其無所成名謂不以一善得名也此言至爲淺遜然自察適言者觀之則於此便見聖人道德德備無人可以一善名愚夫愚婦可以與聖人而其所以然者聖人有所不知故孔子不欲以黨人所稱者自居而曰必欲使我有所執而成名則吾將執御矣

○大个雙峯饒氏曰六藝禮樂爲大夫子只說射御射御藝之甲者御又最卑○厚齋馮氏曰執御成名王良造父是也大凡專於一善精於一業者乃能成名如信人善人惠人則其善專故也如釋之猶琴之射秋之奕則其業精故也學之博雖各極其專且精不可得以一善名矣無所成名乃夫子之所以爲大

而黨人不悟也竟之民無能名此竟之所以為大
歟○新安陳氏曰惟道全德備故不可以一善名使
可以一善名則所長止於此不足以為大矣黨人謂
聖人之大而不可以一善名歟○南軒張氏曰遠巷黨人
正在於不可以一善名歟○夫豈知本未
精粗一以貫之之道哉故夫子曰舉一善自居而又
於藝之中復居其次者以見夫道之無不在也○呂
晚村曰謂門弟子數語若云以道微証黨人無此
隱之孔子若謂左其詞無此措誓之孔子若謂黨人
之說將為學者流弊無此含糊與門弟子論說
人又不說而果有害理處自可明白與門弟子論說
聖人何所避忌而不言反謂此不隱証詎頭貽誤後
學哉故終當以聞人警己示之以謙之為的當不易
也○陸稼書曰此章解者有五病首節美其學之博
而借其不成一藝之名一美一借總在大字內借無
成名不是借夫子之名一美一借總在大字內借無
夫子總不是贊辭故註總謂之與與蕩蕩民無能名一

例但彼之無名說得淺微此只就博學上看說得
粗淺耳蒙引存疑以大哉博學為美無所成名為借
則借在大外而與註中警字不合矣此蓋本圖外尹
氏註及大全新安陳氏而非罔內正意此病一也既
將無所成名看在大字外遂有謂黨人欲夫子有所
無可成名則必預其有一有所執便落于技藝之末與
罔內承之以謙意相去萬里矣不知夫子不居博而
居於道不居聖仁而居為師也絕無破名之意亦絕
無遜無可執之意蓋黨人原本欲夫子之說安得
謂大子反言以見道無可執黨人原本欲夫子成
一藝之名安得謂夫子反言以破名此二病也註中
聞人專已承之以謙此亦是正意若學原不貴博亦不
旁意道無不在故可博亦可執不可以一善名亦不
必不以一善名未嘗有此意人每將此等議論夾入
而意正三指也此章之意與他處不同蓋博學無
亦不以一善名未嘗有此意人每將此等議論夾入

果不但聖仁天縱有不政者即博學多能亦不取
當故後章則托之少陵此章則從自尚所執若不
為博僅能為執者然乃謙而又謙之辭也言謙與
他處無分別至四病也博學二字緊對技藝說認作
學則學道之學者同遠近則多以知能貼之此雖亦
大全然知能學字亦無分別此五病也
則蔡虛齋曰執御之云要辨聖人之真心也聖人果
欲執御以成名者亦不見遠巷黨人之不足以知夫
子矣蓋道無往不在豈必專攻一藝以成名哉承之
以謙之說如釋其詞而未暇及其餘也○呂晚村曰
此非夫子解嘲語也黨人以借夫子夫子以謂門弟
示其說相承而意見各自不同蓋黨人以此謂聖人
則不當耳若其論則未嘗不揆中學者之病故夫子
亦不必言所以博學無成名之故而特言人之不可
以無所執此正見聖人好問察言確着解者便是道
理處其與黨人固無與也○仇滄註曰聖人初無求
名之心固屬正論但此處所言原是有為而發即云

欲我成名殊非專執一藝對黨人說正不妨作旋轉
商隱語
足以及盡孔子之學孔子止在藝上說博學說無名已不
然博學無名也但聖人是道大而無名者黨人見其
藝博而不學無名也然聖人精微處即其道無名
上形下之分也○黨人只成其名一美一借都是孔子
自處聖人見解博學無名雖一美一借都是孔子
大處故都是與孔子處然惟博學所以不成一藝之
名只是一項事以夫子只認成名者周非即謂黨人
無成名之病更高於博學者尤認成名者周非即謂黨人
論則博學無名則成名則無名是神化處以聖人見
子所是博學無名則成名則無名是神化處以聖人見
也正是博學無名則成名則無名是神化處以聖人見
所是博學無名則成名則無名是神化處以聖人見

然自愧不能成名聞人與邑承之以謙却有所謙之至
聖存不然射御何事而聖人欲執之以成名乎看朱
子此言至為淺近然自察適言者親之則於此便見
聖人道德純備不可以一善名一良時解粉粉之說
盡破矣
顧按陸說謂惜字貼在人身上謂惜人不能名夫于
似覺率強須知是此大不能名夫于而為夫于惜耳
如此則博學無名既在大哉內而註中惜其其字
方存者落黨人既非微夫于有所敬以成名夫于自
非冷語以為破成名陸說之第二段亦甚精細說謂
此處有為而發不妨作商量語從註中欲使我們
所執以成名乎一句看出然與聞譽承謙之旨相持
愚想博學無名雖皆譽辭但夫于辭却博學之無可
名故不敢當博而欲自結於就不敢當博學之無可
名而欲執一藝以成名也如此則既得註中聞譽承
謙之意而與何所執以成名句亦有理會之問人與
已承之以謙是聖人不自知處時解謂謙以謝黨人
便似聖人謬為謙虛反說壞了不見真心實意耳
矣二異同食辨 論語 卷九子罕 十 近世堂

○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衆

麻冕緇布冠也純絲也儉謂省約細布冠以三十升
布為之升八十縷則其經二千四百縷矣細密難成
不如用絲之省約

用十五升布已似如今極細絹一般這處又曉未得
古又又短於今尺若畫一千二百縷須是一幅闊不
止二尺二十方得
其是而巳矣以衆之所為君子則焉或從之或違之唯
俗而求違之亦非也聖人之道若權衡輕重不可因
錙兩欺故純儉雖不及禮而可從拜上則於君臣
善舉世行之亦不可從也尹曰聖人處世可見本
此益非有意於從違合乎義而已

冠者兼布為赤黑色也冠者首服之總名見者冠中
之別兼禮朝服十五升冠倍之鄭注入十縷為升升
字當為登登成也雙峯饒氏曰前漢書食貨志周
布幅廣二尺二寸程子言古尺當今五寸五分弱
此則二尺二寸只是今一尺二寸細却用二千四百
縷為經是一寸布用二百經也其細密難成可知
呂晚村曰禮者天理之節文聖人于禮渾然天理惟
求一是而已固無是古非今之成見亦無因時隨俗
之曲說也今人講首節意注重於禮者聖人不辭已
于流俗中強釋其輕可者為引誘與起之說以禮樂
欄人如此則禮之可否皆憑聖人私斷此莊周屈
摘僻之說與叔孫雜就希世之作同出于詭玩不恭
而不知禮之本乎天理非聖人所得而輕重也○麻
冕何以為禮前聖人亦從人特酌得其義當然至今
時為純聖人又看待存儉之義可從則當從之若謂
近情不戾俗與聖人于奪中見作用皆以私心看聖
人非本天之道也
矣二異同食辨 論語 卷九子罕 十 近世堂

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衆

麻冕緇布冠也純絲也儉謂省約細布冠以三十升
布為之升八十縷則其經二千四百縷矣細密難成
不如用絲之省約

用十五升布已似如今極細絹一般這處又曉未得
古又又短於今尺若畫一千二百縷須是一幅闊不
止二尺二十方得
其是而巳矣以衆之所為君子則焉或從之或違之唯
俗而求違之亦非也聖人之道若權衡輕重不可因
錙兩欺故純儉雖不及禮而可從拜上則於君臣
善舉世行之亦不可從也尹曰聖人處世可見本
此益非有意於從違合乎義而已

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雖違衆吾從下

文而得中則知純儉之不失其文矣

臣與君行禮當拜於堂下君辭之乃升成拜恭驕慢也○程子曰君子處世事之無害於義者從俗可也害於義則不可從矣

大矣全受其拜故升堂而拜以成之孔子時若弱臣強臣自拜于堂上故孔子云然人以爲謂想是此類

趙氏曰制度節文之細猶可以隨時至於繁乎三綱五帝者萬世而不變易

知聖人當從則從而不從則不從雖違衆是故爲和場之詞以見泰之必不可從非重於違衆而加飾於古制後吾從是不拘奉於人情程註一義字正是禮之權衡

視制廢節文之細若不合義聖人亦不苟從即拜下拜上亦只是三綱五常上之制度節文然本未自

相連原非二物故制度節文雖有差已是祭已不可從大全趙說未細○前節說儉有儉而得中意在此節說泰有驕則不迷意在

子絕四母意母必母固母我

絕無之盡者母史記作無是也意私意也必期必也固執滯也我私已也四者相爲終始起於意遂於必斷於固而成於我也蓋意必常在事前固我常在事後至於我又生意則物欲牽引循環不窮矣○程子曰此母字非禁止之辭聖人絕此四者何用禁止張子曰四者有一焉則與天地不相似楊氏曰非知足

以知聖人詳視而默識之不足以記此

無意者深然天理不任私意也無必者隨事而無不先期必也無同者遇而不齊無所凝滯也無私者大同於物不私一身也

意如何得得是微上微下這意字正是計較底私意則言不順理則只是自家私意○意是要如此聖人於看理當爲便爲不當爲便不爲不爲道我要做我不要做只容一箇我便便我意了日必固之私輕意我之私重否日意必固我共一套去意是初創如此有私

於處意是我之發端我是意之成就日我是有人已之私否日人自是人已自是已不必把人對說我只

是任已私去便於我者則做不便於我者則不做只管就己上計較私害與人何相關人多要人我合

一人我如何合得呂銘日立已與物私爲町咄他們都說人已合一克已只是克去己私如何便說到

矢二吳同係拜論語卷九子罕 上 近警堂
已爲一處物我自有一等差只是仁者做得在這裏了要得人也如此便推去及人所以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人我只是理一分自不同○意是發意要如此必是光事而期必固是事過而執滯到我但知有我不知有人必之時淺固之時長譬如士人赴試須要必得到揭榜後便已必不得了但得則喜喜不能得化不得則恨恨亦不能得化以此知固時久也意是始我是終必固在中間亦是一節重似一節也又云意是絲毫我是放一山嶽也○意是爲惡先鋒我是爲惡成流正如四德真是好底成流處我是惡底成流處○問意私意也我私已也看得來私已足箇病根有我則有意口意是初發底意思我則結撰成箇物事矣有我則又起意展轉不已此四字一似那元亨利貞但元亨利貞是好事此是非好事一似不問理之是非必期彼事成而已事成是非得夫已定又復義滿不化是之謂固三者只成說得一箇我及至我之恨源愈長小問三者又從這裏生出我

生意意又生必又生固又歸前於表正如元亨利貞元了亨了又利了又貞循環不已○橫渠謂人絕此四者故皆以毋字為禁止之辭或謂夫子教我既亡之後必有事焉者曰意必固我既亡也夫天理流行動靜無疆何必更任私意○問意必固我伊川以發而當者理也發而不當者私意也此語是否曰不是如此所謂毋意者是不任己意只存道理如何見得道理是合當如此做便理做將去自家更無些子私心所以謂之毋意若才有些安排布置底心便是任私意若元不見得道理只是任自家意思做將去便是私意縱使發而偶然高潔也只是私意未說到當理在伊川之語想是後門人錯記了不可知○無意必固我而發然中者中也○問橫渠謂四者有一焉則與天地不相似者有可疑曰人之為事亦有其初未必出於私意而後來不能化去者若曰絕私意則四者皆無則曰子絕一便得何所更言經四以此知四者又各是一病也○問君子之學在

何由與天地相似○華陽范氏曰私意動於內而係於事則有必必則守而不移故有固固則不能忘已故有我是一者皆出於意故意為之先○雲峯胡氏曰心乃本虛聖人絕此四者亦不失其本虛之心而已意似微雲然我則昏霧之甚矣○太虛中本無一物聖人此心渾是天理亦無一物也○胡氏曰聖人于天意出于己大學以誠意為一言蓋好善惡惡一不實則所謂意者為私意意不可以孤行必根於理而後可此獨以意言即私心之發也○趙氏曰四者分之時各為一事合之則相為始終○蔡虛齋曰本又無信取意集註推說只用前註○勿視勿聽勿言勿動者賢人之勉然也無意無必無固無私者聖人之自然也○林次崖曰虛心順理無所偏主無意也勢雖已成當改則改無必也事已不固通而化矣無固也愛欲不萌已私不累無我也○呂晚村曰聖人難形容記者尋出反托之法如畫雪者珠空地畫月者道旁天皆是無中生有不但聖人不知有四件井不曾有絕四件事也四件是極粗名目如何形容得

無迹可見則聖人之無意我何自而知之乎曰聖人
人無私意也。物過情忘。全無私意。則神氣存。虛也。是見
問。無私意。物過情忘。全無私意。則神氣存。虛也。是見
人而。私成。行我。必。我。必。人。來。對。說。聖。人。無。私。意。也。
是。我。之。私。我。不。必。把。人。來。對。說。聖。人。無。私。意。也。
體。外。而。要。一。仁。以。推。及。之。○。若。子。之。學。在。於。必。必。必。
我。既。以。之。後。而。復。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二。話。誠。有
病。乘。子。之。喜。怒。哀。樂。自。有。發。時。有。未。發。時。各。隨。處。做
下。論。之。本。體。發。當。未。發。時。正。要。對。中。和。看。聖。人。能。全
而。私。所。以。學。者。用。功。亦。只。有。戒。慎。以。致。中。慎。獨。以。致。和
而。已。矣。
○。二。是。曰。作。并。論。語。卷。九。子。罕。五。章。
○。三。是。曰。作。并。論。語。卷。九。子。罕。五。章。

○子畏於匡
長者有戒心之謂匡地名史記云陽虎會暴於匡夫
子貌似陽虎故匡人圍之

○子罕見
子曰新安陳氏曰恐人誤以畏為休迫懼死蓋本
孟子子有戒心訓之○厚齋馮氏曰匡宋邑陽虎會
暴於匡夫子顏郊時與虎俱夫子適陳過匡顏
郊御匡人讒魁夫子貌又似虎匡人以兵圍之五
弟孺懼故子曰如下所云
○我聖人知斯文之在己而匡人不能違天者魯
之爲也雖知匡人不能違天者魯而不得有戒心
者難行乎思難自有其道不許以苟脫而來不可

聖人正命處
日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

亦謙辭也茲此也孔子自謂
○文王不在茲乎言在茲是死未幾斯文
○大全新安陳氏曰道存禮樂制度之存禮樂制度
者道存禮樂制度無形體斯文而後乃可見爾
○按道是善善不惡底不以聖人之存沒爲存無若
○禮樂制度聖人既沒無人以任之久而沒了若
○禮樂制度不在此禮樂制度所以斷不可喪而聖人必
○物雖不存禮樂制度不在此禮樂制度所以斷不可喪而聖人必
○在茲自任者也○此禮樂制度不但指周之禮樂
○制度聖人既沒百代之典章考訂之不以垂萬世禮
○樂制度至周而大倫如行夏之時乘殷之將樂則禮

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
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馬氏曰文王既沒故孔子自謂後死者言天若欲喪
此文則必不使我得與於此文今我既得與於此文
則是天未欲喪此文也天既未欲喪此文則匡人其
奈我何言必不能違天害已也

○夜死者夫子自謂也死字註没字○問天之者
○與斯文未喪斯文文是道否曰既是以連安保存喪
○未喪文亦先王之禮矣聖人於此極是哥蕪蓋古之
○聖人既得心思焉行之高世而無與者也英常

其喪失而不可考。○子畏於匡一節看來夫子平日不會如此說。往往多謙抑與此不同。先生笑云。此知是真簡事。急了。不覺說將出來。○問呂氏曰。受者前。後聖之命。以文之得喪。任諸已。曰。道只是有。廢典如。與。不得文。如三代禮樂制度。若喪便掃地。○後死者。是。對上文。文王言之。如曰。未亡人之類。此孔子自謂也。與天生德於子。意思一般。斯文既在。孔子自謂也。○又問孔子。萬一不能免。匡人之難。時如何。曰。孔子自見得。了。

南軒張氏曰。文也者。所以述是道。而有傳也。文王既沒。聖人以斯文為已任也。已之在與在。斯文之喪與未喪。係焉。是二者豈人之能為哉。天也不曰喪已。而曰喪斯文。蓋已之身。即斯文之所在也。○雙峯饒氏曰。天生聖人。以任斯道。達則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窮則繼往聖。開來聖。天意如此。人安能違天而害之。有夫子之德。有夫子之道。而後可以如夫子之。

大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孔氏曰。大宰官名。或吳或宋。未可知也。與者。疑辭。大宰蓋以多能為聖也。○大全杜氏曰。按春秋之時。曰太宰。名官者。惟吳宋與魯耳。吳有太宰。諸宋有太宰。皆督事。務公。其後九。朱子與則條辨。論語。卷九子罕。文。近曾金。

子貢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大全杜氏曰。向帶為太宰。平公即位之歲。距孔子。適未歷二公。八十餘年。其間或廢或不。雖未可知。然左氏及史記。亦不復載。不可考也。現孔子。遇宋時。道。桓。可馬之厄。遂改服而去。豈復有問子貢者。歟。疑此。太宰。即吳語也。吳與魯。會。曾。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貢。往。焉。則。此。當。是。吳。太。宰。而。亦。當。在。此。年。也。魯。自。公。子。季。請。於。隱。公。欲。殺。桓。公。未。太。宰。其。後。不。復。見。○按。夫。子。二。字。界。頓。聖。者。與。何。其。多。能。也。當。作。一。氣。讀。玩。者。與。何。其。語。氣。已。將。聖。字。納。入。多。能。之。內。矣。○曰。聖。者。與。疑。焉。不。敢。定。呼。常。字。是。謂。聖。此。聖。字。然。接。以。說。何。其。多。能。則。驚。嘆。其。聖。只。是。驚。嘆。其。多。能。耳。聖。之。重。以。多。能。而。重。時。解。謂。重。多。能。而。輕。聖。者。其。

問夫子多材多藝何故能爾曰聖人本領大德是材藝他得自別如禮聖人勤苦耐勞好辨

升降自是與它人不同如射不若天生聖人。氣稟清

明自是與它人不同。如射不若天生聖人。氣稟清

可信。委之將聖。縱循肆也。言不為限量。何如曰。夫放

聖人。欲得他地。不去。及量。問如此。愚不自是。及

限量。之子。曰。看氣象。亦似天。限量。一分不得。便拘死在

道裏。人知得。盡得。愚不自要。也。如而今。說將。大將。字。謂

大處。多。詩。中。亦。孔。之。將。之。類。多。謂。大。詩。裏。多。詩。所

以。要。如。此。等。字。使。若。論。語。中。只。是。平。說。

曰。尊。虛。者。曰。太。宰。所。謂。聖。指。才。言。亦。只。是。以。多。能。言

才。正。指。釣。弋。獵。較。之。類。其。說。最。淺。疎。不。知。多。能。乃。才

中。之。未。事。耳。子。貢。所。謂。聖。兼。才。德。言。之。聖。無。不。通。多

能。在。無。不。通。中。最。小。事。○或。以。才。字。助。多。能。多。能。當

不。得。才。字。存。於。心。者。為。德。見。於。用。者。為。才。凡。是。功。立

業。設。施。措。置。經。綸。大。哉。無。不。是。才。多。能。特。其。未。事。耳

放曰聖無不通非指德為聖也非專指德為無不通也即夫子節事之言觀之可見多能當不得才字若是修政建功救施運用之才豈可謂之節事○呂晚村曰古來聖人中只周公孔子直是別周公之多材多藝孔子之多能皆衆聖人所無雖不以此觀衆人之聖然周孔分外不可及實如此知此方見子貢知聖已到至處

呂晚村曰孔子不特多能異乎羣聖看天縱二名則聖處已自不同孟子所謂集大成生民未有可見聖處多能若是尋常伎藝聖字中統不統備惟周孔之聖能皆是絢緯天地利用萬物故多能又與聖

按虛齋謂聖字兼才德言之凡建功立業設法措

置經綸大哉無不是才多能特其未事當不得才字

自是聖村謂多能若是尋常伎藝聖字中統不統備

惟用孔之藝能皆足經緯天地利用萬物故多能

惟聖字之藝能皆足經緯天地利用萬物故多能

聖人本領大德出來定則耳能不多能才不盡善

論語卷九子罕

朱子異同條辨

天縱之味。嘗道前此聖人天皆不縱之也。但只看聖

何如耳。聖到十分便是幾到十分矣。堯縱到堯而止

舜縱到舜而止。孔子必縱到孔子而止。雖同一生知

安行而中間知至行盡者又各有不同。孔子教拾果

代之典。章。禮。樂。制。度。議。理。以。垂。於。世。為。生。民。所。未

有。皆。是。天。縱。孔。子。處。却。非。從。前。聖。人。所。能。及。也

子問之曰大宰知我乎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君子多

乎哉不多也

言由少賤故多能而所能者鄙事爾非以聖而無不

通也且多能非所以詳人故又言君子不必多能以

賤之

太宰知我乎以下幾有曲折之意。聖人不重前

太宰不足知我。只說太宰也知我。這便見聖人位

人地溫厚又曰聖人自是多能今若只去其多則只是其一節惟得聖人所以說君子多乎哉不

多能先聖曰太宰云夫子聖者樂何其多能也是以

也是以多能為聖人徐事也子曰吾少也賤故多能

節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是以聖為不吝於多能也

三者之說不可諸君且道誰說得聖人地位著諸生

多主夫之說先聖曰太宰以多能為聖固不是若

要形容聖人地位則子貢之言為盡蓋聖主於德固

不在多能然聖人未有多能者夫子以多能不可

以律人故言君子不多尚德而不尚藝之意其詳人

人未嘗不多能也又曰子貢說得聖人本分底聖人

所說亦詳

大全慶源補氏曰若以多能半人則人將何求而

忘本尚才而不務德卒無以入聖賢之域矣○呂慶

村曰朱子謂聖人正直謂太宰不足以知我只說太

宰也知我待人德地溫厚由此觀之首句正是辭子

貢而居太宰之多能繼則并多能不欲居而委之少

二

六一

卷九于宰

賤率乃又為學者指出不必多之故以絕荒弊前所

甚多時說首句竟謂知我多能之故乎則全節神理

盡失味看熟末句將多能勞頭說壞則上句曲折

神聖亦盡失矣○不得辭多能并不敢當多能之舉

故又加辭事二字又推之少賤以見多能之不足

皆極謙之辭

蔡虛齋曰何其多能也又多能也二多字重下丈

意曰君子多乎哉不多也此二句不是謙特以多能

非所以事人故另是一意○子問之兼問太宰所問

子貢所答故注云非以聖而無不通也○林次崖曰

太宰以多能為聖此全不知聖人其言非也子貢曰

天縱之將聖又多能此智足以知聖人其言是也夫

法謙已不以子貢之所稱者自居但以太宰之稱已

法自居又謙知聖字不敢說謂也非知我太多能

其知我太多能只是多能非才德無所不有又太多能

或然我遠倒多能亦有其數不是聖也蓋吾少也

為世用而後成故得請者來藝而多能亦是尋常之

事耳吾之多能其數如彼非以聖而盡所不

君子所重豈在多能乎哉不在多能也此是夫子

則其所以重固自有在雖雖子貢之稱終有不稱而

者矣

夫子正謂太宰也知我所以進明多能之說

不真當聖只認定多能以自謙之意若謂子貢

多能不如我太多能為聖為知我則夫子貢

一層本意氣斷無兩下辨白則猶在聖字

聖字而末只云君子不多尚德而不尚藝之意

所不能者事耳非以聖而無不通也此是見夫

聖字而末只云君子不多尚德而不尚藝之意

再將辭子貢語益釋任聖字矣子問之疑兼問

亦未分明

賤按朱子謂太宰知我手以下幾有曲折意思蓋謂

未子與同條排論語卷九于宰

論語卷九于宰

賤率之意也倍見曲折如夫子不道太宰不知我

君子見原不費多道是少曲折則謂辭乃如此

未是聖人正居多能而謂非君子所尚○若以多

能為才則才正不可少如何說君子不多正為是

看正在精粗本末之別非繁簡之別也

子曰子云吾不試故藝

仲孔子弟子姓琴字子開一字子張試用也言由不

為世用故得以習於藝而通之○吳氏曰弟子記夫

子此言之時子年因言昔之所聞有如此者其意相

近故併記之

所以人只見它小小技藝若使其得用便做出大功
業來不復有小小技藝之可見矣問此亦是聖人於
於堯舜處否曰也不須如此說堯舜於堯舜處却
在於收拾累代聖人之典章禮樂制度義理以垂於
世不在此等小小處此等處非所以論聖人之優劣
也橫渠便是如此說以爲孔子較而在下也彼有詩
多事如舜三十便徵庸了想見舜於小者也然有不
會處雖是如此也如此說不得舜於小者也然有不
事去後來所以都曉得而今人聖人聖人事事從手
頭更歷過來所以都曉得而今人聖人事事從手
者足禮樂樂固不識了只是日用常行吉凶之禮也
都不曾講得
按吳氏以此段僅証夫子少賤之言已置國外
能知其由本而該末也孔子自言與琴牢所聞皆謙
詞耳
大矣新安陳氏曰多能亦聖德無不通之驗大率
認多能爲聖如其末不知其本也子貢謂聖而又多
能知其由本而該末也孔子自言與琴牢所聞皆謙
詞耳

○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即夫問於我空空如也
我叩其兩端而竭焉
孔子謙言已無知識但其告人雖於至愚不激不
六二異同條辨
意少賤多能聖人自謙到極處年曰引証有何意思
而較於章末耶朱子謂此章自是天縱又有多能道得
聖人盡夫子自謙源非定說亦引不試故藝正見聖
人不試力藝試即可以不一藝矣可見聖人無不與
即不多能亦無損於聖但聖則自多能耳此與子貢
天縱又多能相合而君子不以多與太宰但以多能
爲聖之非皆可見矣愚見如此敢附記之
顏按夫子問之不可而俗解又謂記者引琴牢之述夫
以首之何爲不可而俗解又謂記者引琴牢之述夫
亦多事
極矣

耳叩發動也兩端猶言兩頭言終始本末上下精粗
無所不盡○程子曰聖人之教人俯就之若此猶恐
衆人以爲高遠而不親也聖人之道必降而自卑不
如此則人不親賢人之言則引而自高不如此則道
不尊觀於孔子孟子則可見矣尹氏曰聖人之言上
下兼盡即其近衆人皆可與知極其至則雖聖人亦
無以加焉是之謂兩端如答樊遲之問仁知兩端竭
盡無餘蘊矣若夫語上而遺下語理而遺物則豈聖
人之言哉

○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即夫問於我空空如也
我叩其兩端而竭焉
孔子謙言已無知識但其告人雖於至愚不激不
太二異同條辨
問吾有知乎哉與吾無隱乎爾意一般否曰聖
人無不與衆共之故下句更用我字喚起○問端兩端處
與不憤不啓一段相反不憤不啓聖人待人自理會
與不憤不啓一段相反不憤不啓聖人待人自理會
就一事而言說這近道聖人循遠道理也便
這裏如舉一隅以四角言這聖人循遠道理也便
角在兩端以兩頭言之凡言語便有兩端文字不可
類看這處與那處說又別處是看地語脈論這主意
在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此聖人謙辭言我無所知空
空鄙夫來問我又盡情說與他凡聖人謙辭未有無
因而發者這上面必有說語門人想託不全須求這
意始得如達巷黨人稱譽聖人博學而無所成者聖
人乃曰吾執御矣昔者聖人稱譽聖人博學而無所成者
此處想必是人稱道聖人無所不知謬人不能也
意始得如達巷黨人稱譽聖人博學而無所成者聖
人乃曰吾執御矣昔者聖人稱譽聖人博學而無所成者
此處想必是人稱道聖人無所不知謬人不能也
鄙夫來問我則盡情向他說者不如此聖人何自思

夫二異同條辨

論語 卷九子罕

聖人極其高大人自難企及若更不辨此則人愈覺

地謙自今觀之。人無故說謙話。便似要人知檢。○
 聖人極其高大人自難企及若更不辨此則人愈覺
 擇而不敢進。賢人有未熟處人未甚信服。若不引而
 自高。則人必以為淺近不足為。孟子人皆以為迂闊
 把微無用。使孟子亦道我底誠迂闊無用。則何以起
 人慕心。所以與他爭辨。不是要人尊己。而使人知
 道之大。庶幾策勸著力去做。孔子嘗言如有用我者
 期月而已可也。又言吾其為東周乎。只作平常閑說
 孟子言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便說得
 廣是。勢不得如此。○問說兩端與兩端如何。曰兩
 端也。只一般。猶言頭尾也。執兩端方說得一箇中。兩
 兩端言微頭微尾都盡也。問只此是一言而盡。這道
 理如何。曰有一言而盡者。有數言而盡者。如樊遲問
 仁。曰愛人。問知。曰知人。此雖一言而盡。推而遠之。亦
 無不盡。如子路正名之論。直說無所措手足。如子
 路問政。哀公問政。皆累言而盡。但只聖人之言上下
 本未始終。小大無不兼來。

夫二異同條辨

論語 卷九子罕

入邪于理不通。即夫子自替其淨名。國轉亦于文不

入邪于理不通。即夫子自替其淨名。國轉亦于文不
 通云。○
 國呂曉社曰。說無知便見其求知。說告人無不盡便
 見其求知。無不盡聖人成已成物。仁智並到。無不
 句。固非玄妙。說法亦非謬。說謙退也。○有知即見牛
 知上知之謂人。以夫子誦人無所不知。而解之。故夫
 子避謙以為無知。只告之不敢不盡耳。非謂毫無所
 知也。即辭生知而居敏求。辭聖仁而居為海之意。
 不盡以明己之無知。呼見人解夫子之有知。以其
 人不盡也。夫子之辭。存知亦以共。人不敢不盡。而
 非無所不知也。何嘗以首二句為學。下三句為謙。若
 判然分開。則首尾不相照應。而中間亦多一層折矣。
 觀集註引程子尹氏之說。無不上誨而朱子門人問
 答。亦皆類引。無隱不憤。等章可見。雖其至愚。不敢不
 盡。雖字甚活。蓋人於有知者。或謙之。不遜。而於至愚
 者。則忽而不告。聖人則雖至愚。亦盡耳。○兩端即推
 所問之一事而言。始終本末上下精粗。總見徹頭徹
 尾。無有隱諱之意。非處以淡且難者。望之。辭夫也。○
 兩端只其之兩端。則兩端已具在。問中此聖人之所
 以本無知也。叩其兩端。而必竭此聖人必欲自盡其
 赤人之誠。而人遂謂聖人之有知也。兩面應足首二
 句之意。
 顧按朱子謂解書不可於本文外多添字意。恐多添
 字意。便是以己意強解。非本文自然語氣也。聖人
 最知人稱他生知。以致廢學。此章並有知之。名尚不
 敢居。但謙言有告人之誠。奈何於有知上。又拈定生
 知上。却至謂說無知。便見其求知。混扯成已成物。尤
 為謬。

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

鳳靈鳥舜時來儀。文王時鳴於岐山。河圖河中龍馬
 負圖。伏羲時出。皆聖王之瑞也。已止也。○張氏曰。鳳